





響玉集卷之四

目次

壽序

誥封冏卿樊翁八表壽序

誥封陸老年伯七表壽序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

序

勅封趙母旌表節婦王太安人壽序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壽冊序

畢 目次

響玉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誥封罔卿樊翁八袞壽序

今皇帝御寓之初年凡逆闖所鐫削諸臣次第起

于家還其侍從佐一時維新之化南州樊侍御

仍用西臺被徵操激揚澄汰之權世道賴之踰

年而以積勩擢貳罔寺是時 升儲大典業已



告成推 恩覃霈後事而陟者格無濫而侍御  
獨與同事兩公得官其尊人如子官異數也罔  
卿公一日造余而自手其額曰子謂我沐殊恩  
借譽命于 綸綍乎烏知其天與人巧相合而  
成庭幃之瑞事也吾有父年八十矣適以今之  
余月爲添籌之期紫泥丹誥續紛而耀於其門  
震鬢瑤簪脩髯玉綆橫金而被緋以受子姓之  
羅拜是天與之純嘏而 帝且厚錫之光也夫

數有循環筭有綿遠天所得而知也非稷臣不  
賜杖于朝非德足以備惇史而光乞言之典者  
不叅更老之席非國之上卿引年懸車者不沐  
上尊肥疇之問雖至於登大耋陟期頤人主所  
不得而知也今高年之尊 聖代且闕如皤皤  
黃耆有司莫以上聞而與之爲輓合與之爲輻  
輳受壽于天而并受其介壽者于 天子此不  
知吾父子何脩而仰承篤祐乃至此極也余所



然笑曰子第言今日之所取者沃而亦知前此之所受者磽乎夫造物者固適幻不可控揣者也然一消一息如晝之必有暝暝之久又必有曙而日之永于火短于晷且乘其舒慘之氣蒼然而生愍然而彫者醞醅於其中則適幻者又若可以數計而燭照今子大夫席 聖主之覆幬睹景貺之駢臻不敢矜詡而常有踧踖靡寧之意爲純臣者固然其亡足怪若迴首而追憶

數年前情事痛定思痛有不泫然淚灑者乎臺臣奉職過慙不能隨俗韋脂鞞帶朝褫或姪直自招然 昭代孝治天下非墨敗而幽黜則僇辱不及於親七十老臣一經課子得銀青在躬執手版而舞康衢陳華祝何所詬集一旦夷爲黔首又取其子而困踣之持斧執法之吏不免於讞訊煢煢弱胤且幾爲覆巢之卵垂白暮年慘淒憔悴其不爲高邑太宰之妻皖城都憲之



父一間耳父子兩地中宵籲禱但得以布衣聚  
首田園卽爲如天之福何意雰雰暄霾之後赫  
曦下垂鷓鴣墮而鸞鶴翔豺虎阱而騶騏出  
先朝遺直神靈所呵祐以佐中興之治者濟濟  
登朝且爲岐岡之鳳鳴冀階之軼指而以直方  
之節含溫厚之旨襟裒名流表儀朝班樊侍御  
其最著焉 朝廷於廢錮諸賢固靡所不厚而  
君家父子爲獨摯造物於一代摧挫之後固人

人昭蘇之封植之而君家父子爲獨完正如晦  
明代謝之數而晷有短長陸有南北又乘其積  
氣之舒慘謂事同而享殊固不然謂事同而享  
必不殊亦不盡然也若夫公之家七世同居而  
四世同爨田荆姜被不足爲喻生平多長者行  
善氣迎人如胥庭皇古而一室之內肅於朝典  
南州迺名義砥礪之鄉其親之如陳仲弓而嚴  
之如王彥方天之綏公以淑斯世也夫豈無意



乎又聞公視履考祥篝燈作蠅頭字每錯落數  
百言康寧好德兼而有之卽以叅更老而備惇  
史之遺何忝倘一日 聖天子循三代故事不  
必杖于朝而以上尊肥羜遣有司勞問公公亦  
思所以壽身壽家者而還以壽國之理勉酬乞  
言乎余不佞且簪筆而佇下風矣

誥封憲副陸老年伯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四年際輯玉之期福建右布政使臣之

祺攝臬長事入計于 廷計甫竣 上召藩臬

諸臣集 便殿詢民間疾苦暨寇盜充斥盪滅

無期諸臣震懼 天威且新從遐方來未閑祇

對多踧踖罔措乃有棗棗其儀琅琅其音指顧

區中洞見垣一方又如搯斤斧而遊髓髀之間

砉然自奏者臣之祺也 至尊爲改容傾聽知

旬宣屏翰故不乏人密勿重臣相顧嘖嘖謂微

右方伯且孤此 隆典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



朝集之使造逆旅而徵其詞曰子大夫與王  
言如響維縱維鏞懸而待叩何儲蓄之豫邪抑  
別有授也方伯君逡巡而進曰是家大夫之教  
也家大夫之善於教人也不獨孺子蓋其盛年  
時推擇爲諸生祭酒闈中之士恒以數十計擁  
臯比談說從橫自文學而推之於吏治瞭如也  
就經術中能以腕素之靈闢疑城鑿堅壘使情  
者頓豁其滯情解者望鞭影而摩騰於百折之

衝萬仞之崖擴如也褒衣博帶彭宣戴崇之徒  
或捧承杖屨或飫聞絲竹分其一藝皆出而爲  
一時名儒乃鄭玄之帶草空留楊震之鱣堂未  
躍至履綦旣散剝啄無聲朱露飽研青燈孤映  
呼孺子而詔之曰爾亦知政事之所自始卽文  
章之所繇終乎成敗得失之林紛羅而環列者  
以爲入官之梯航而實服官之龜鑒也故對古  
人如對天子今日縱筆灑之言書生所欲言



卽它日矢謨洋洋而言蓋臣之所不能言余小子謹識其語三十餘年如一日春秋兩闡之獲雋者實言也水曹六載之浮湛者澹言也興起一方之師模者格言也至外而勤勞八閩內而靖獻九重無溢言亦無讐言溢言者飾讐言者憤臣實名儒之子也夫何敢憶俶裝入覲時取道故鄉實覲我庭闈而後趨闕下家大夫則課我以政績而責我以海波之沸騰與山

柵水砦之弗輯樓舩舟師之不足以馘斬鯨鯢清宵詰問甚於宣室之前席今臣之入告者業已爲家之嚴君先告之昨日所言而今日覆言之猶一口也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朝集之使轉相歎羨以爲非是父無是子又從而問其尊大夫之年知其老而傳也夫古之憲老者不有乞言之典乎人主臨臚執爵執醕得更老片詞輒載筆而登之惇史自有書契以來所謂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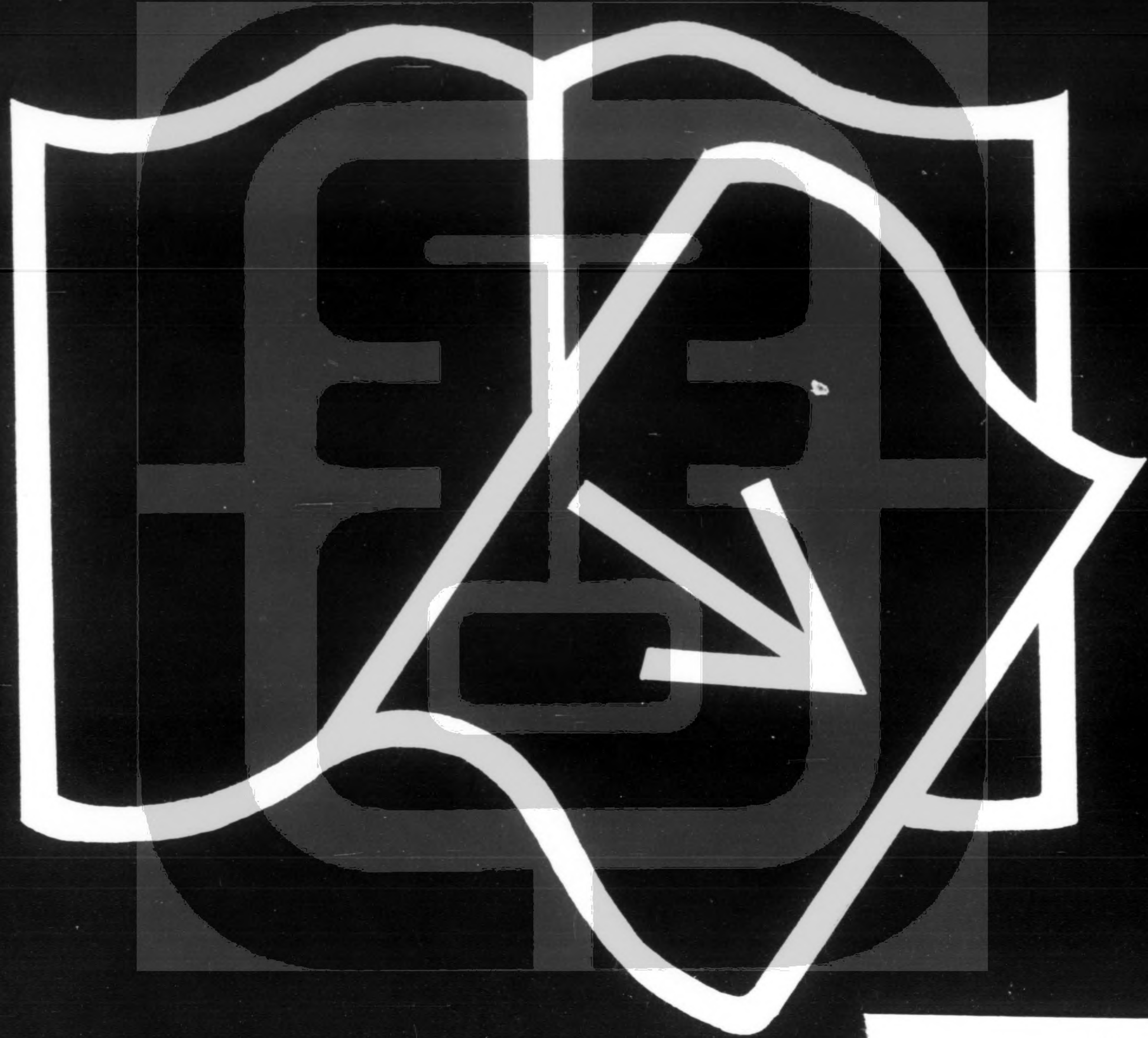


者未之或見而四岳之師錫十二牧之拜颺垂  
之竹帛千古爲昭夫有名臣必有名言而亦知  
言所自出乎古之祭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  
委也 聖天子方以敷奏之典寓其明試方伯  
君循良殊異再課爲天下最行歌蓼蕭以寵之  
而蓼蕭之詩不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乎美其  
臣者第祿之未足復期之以眉壽若知其有是  
父有是子其爲純嘏之祝何如也況其子之所  
敷奏實挾惇史以獻爲之父者身在丘園中日  
與山農野老爲侶而爲龍爲光已輝耀于 明  
堂朝后之年此 聖世之竒瑞希孟以宮僚猶  
領史局不可無紀以彰其盛因方伯君之歸而  
上壽也爰書以贈之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  
序

嘗讀詩而慨夫臣職子誼不相爲兼也北山致





原件短缺

P9



感於貽憂搗羽抱恨於何怙沈綿菟結恨不能  
抽簪解練婉戀二人之旁至陟岵之篇父若母  
相顧咨嗟慰以夙夜勗以慎旃其意彌溫其思  
彌苦安得爲子者朝書笏而暮櫛篲又安得宦  
轍所到几杖在前板輿在後終其身無曠違乎

明制設官無分中外咸得就祿而養惟持斧  
使者爲天子馳霜威揚電照乘傳按部單車  
無侶蓋祖宗朝尚有間行微服馳入郡國偵

是盈盈頌禱浮揚子而北溢滄溟而東而公每  
逡巡退卻爲諸薦紳告曰某何知爲政此家君  
與毋氏之明訓也則又臚舉其實以徵之而知  
其尊甫宇和先生者孝友著於家和厚著於里  
窮經之報不於身於其後人解子衿之服而服  
繡衣視諸生時泊然無改也遺廬數椽先祖所  
攸芋也有弗肯堂者它人入室焉先生之決計  
恢復也猶豐圭戎弓之還魯廟其復而未遂猶



七日之泣秦庭而三年之立於吳庭也若林孺  
人之事先生則猶桓少君之事鮑子而其課諸  
兒也猶夫魯之母師也夫以三物教萬民而入  
刑糾之采風之職也今出而奉嚴規入而遵慈  
訓蘄蘄如也斷斷如也子大夫知某之按吳也  
而亦知坐堂皇延見吏民時時若兩尊人臨之  
且言提其耳乎則又愾然咨嗟曰兩尊人年且  
老矣登峯嶸之巔遙望漢渚增白雲之感焉比

歸報 闕廷而簡書載及于役嚴關日聞金戈  
鐵馬聲而不知鷄聲呶啞中起而問涼燠者誰  
也興言及此又不勝勞臣之感焉希孟起而颺  
言曰不聞唐宋間君家有故事乎唐有王起之  
子住都下而父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  
爲郎官谷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黃  
魯直貽詩有慈母每占烏鵲喜之句此皆至情  
然實細節也惟韓退之贈歐陽詹曰詹父母老



矣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況以宇和先生之志行林孺人之嫻於大義必當如柳玼之家凡子孫之蒞官者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又必如雋不疑之母聞多所平反乃喜笑爲飲食若依依然繾綣於庭闈之旁何貴於是父是母是子今侍御公之勲德如日方升兩尊人雖春秋高亦望其日卻再中余不敏以部民之誼與公之年家子同聲而賡南山仍舉烝民之夙夜匪懈以告不敢引陟岵之夙夜助其離思也

趙母旌表節婦勅封王太安人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中書舍人趙士履以母節上聞乞表揚如例制曰可烏頭雙闕行巋峙于虞山之麓矣亡何而中翰君晉秩起曹尚留青宮覃慶恩以俟再命之錫於是節母復稱太安人問其年漸登指使矣其嘗共事薇省



者爲銓部牟君民部郭君與其舊寅長喬君輩  
聯鑣詣余請一言爲母壽夫以一老嫠升聞  
帝座使苑結幽滯之氣章日月而爛星辰此於  
循環之天道本無僭濫然酸風冷月瓦燈布幃  
引淚洗面顧影傷神凡薜顏雲鬢少而壯壯而  
老竟化爲斷烟荒草而莫之弔者可勝屈指哉  
余嘗見郡國掌故所籍記孀婦若而人蓋百嫠  
不能得一旌也旌矣而復以遺孤成立被 紫

泥之寵數十年以前不可知若邇日所哆談者  
實自先宜人始而汪大行顧侍御徐太史諸家  
賁相望于吳趨間茲於太安人再見矣臚舉其  
家世亦稍有異夫吳趨三四家者固舊族實單  
族也松筠之根或蟠于巉礪或托于幽崖瘠土  
灘澌冽泉浣濯雖當春陽韶豔時迺其所稟者  
秋氣所含者貞惠鬱然而葱蒨者皆霜姿歛然  
而歌嘯者皆商絃也故零之以凍雨搏之以層



冰而適符其性至於疏圃曾城之種植向金谷  
華林衛以雕欄擁以繡幕卽遊颶稍厲麗景微  
暄猶恐婀娜之不勝而憔悴繼之若夫舍東皇  
于中馭依北陸以長年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卽  
受命於地比惠於君子者猶不足擬况靡蔓之  
屬乎太安人爲奉常敬美先生愛女宗伯汝師  
先生介婦生而明惠與群從舅弟以詠絮頌椒  
相矜許托身叔度雅稱嘉耦若使琴瑟永諧其

靜好穀穴無間于物存出佐窺墉之職處同挽  
車之樂吉人淑媛世孰比京而造物者偏不欲  
以蒙休襲順之境晦女士之剛腸掩母師之瑋  
節遂中道奪其所天旣奪其所天而百責交瘁  
一身兼支於是奪其豐盈而予以磽畱奪其幽  
閑而予以拮据奪其流黃七襄擣素千砧之韻  
事而予以瓶壘互耻公私交責之慘况繞鄰諸  
孤學業未成待教婚娶未集待禮猶有衣不掩



脛者待解襦食不果腹者待含餉處高閔偉閔  
中與寒峻之婦喪我良人閔閔煢煢而無可控  
者情事幾相等嗟乎以今遡昔此二十一年間  
積涕泗可成悲海聚惋歎可結愁城何意今日  
玄冥窮青陽布嚮者藐諸惟恐莫爲卵翼未能  
自脫於殼今且以丹穴餘輝蜚集鳳池爲天  
子典絲綸旋又領將作始爲侍從臣繼則爲儻  
工勞臣讀其伏闕陳情之疏九重當爲懷

惻至於旌典行而爲風聲之樹封章霈而  
爲劬勞之報天之所以酬太安人者一虛一盈  
何啻若張弓而凡爲人婦爲人臣爲人子胥可  
自信矣夫太安人產于瑯琊號爲文種劉光祿  
杜當陽之篇必與唯俞同習而其君舅汝師先  
生立朝以忠節著冰稜鍊幹至今有生氣焉  
太安人之爲婦而以節著也忠教之矣今起部  
之爲臣而能復以忠著也庶無負節母之教虔



否則畫繡登堂稱觴百拜猶之乎世俗之壽也  
烏足爲千秋不朽壽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宋位宇先生以子起部學朱貴行且膺 璽書  
得如其子官厥配亦將號命婦易縞巾而簪飾  
矣何以稱隱君與淑媛稱隱君淑媛以惠貴也  
以惠貴明不以子貴也凡人子所屢邀而不敢  
必者曰祿位其致於身也不若致於親之爲娛

快也簪屨之士皓皓矻矻不能應弓招下迫傭  
伍逐錐刀或聲名叢詬不列於清流而有子都  
通顯莪冠繡紱擅讓於邦君大夫之前哀然尊  
貴也邦君大夫歲時而修憲乞之禮賓之初筵  
惟不越里閭而一命再命者狎主之厚高之報  
庶幾分尊養之毫末以慰明發而爲之賢父母  
者或怡然適也曰人生過隙頽齡暮景光燦滿  
前得如是足矣又或有恧然而不受如顏延之



不喜見要人何尚之因傾朝相送反以爲恥而  
近日吳文仲少叅之尊人恭先生終身不掛  
朝章識者歎其高而通人以爲癖夫人子備物  
養志一甘膳一純綺跽而獻之終不忍拂況國  
有彝典 明王所以教人作忠者虜惟是鄉井  
小兒懵懵無所鑒別見皤髮絳袍連衡結軌呵  
殿相屬者指而數之曰此某公父此某公父而  
父之生平本末宛若陳冊中茫無搜訂謂造物

者業已齊之矣烏用九品中正及班氏人物表  
澠淄而輕重爲而余獨不以爲然蓋末俗耳目  
盡爲熏灼所斂卽一家中鍊炭低昂惟苑枯榮  
辱之是視漢太公之擁篲迎門與洛陽季子之  
蛇行匍伏者皆習爲故事若謂父母非子不有  
今日然子非父母又安有昔日哉蔑論棄襦得  
一官去趨庭受經之日無幾卽位極宰衡爲國  
家進賢退不肖仰佐昭明之治又或爲憲萬邦



稱 天子虎臣麟閣鳩觀名高紫宸然而崇勲  
積閥何所自來父母而賢固義方所型范卽父  
母而未必賢亦祖德所醞醅也且也公慙卿卿  
慙長祿位之厚道德之薄席累葉而瞰高明猶  
閔皇過計焉故韓忠憲因康公右相與猶子宗  
彥同擢第歸公喜置酒而持國深思知其有嗃  
嗃之訓陳堯叟兄弟皆舉進士其父省華每對  
客諸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以爲常夫且不重

其子又豈屑以子重父春陽披拂群鳥獻哢百  
卉凝粧而徂徠新甫之松柏依然含肅穆之風  
面目猶故也骨性猶故也所植者厚而挾持大  
矣位宇先生繩尺矜嚴觚稜峻嶄與人薰然樂  
易兒童得而暱之而直內方外凜無出入其於  
成弘以下啟南存理孔嘉諸名賢未知何如若  
其內行恬修孝友無間則王以道國博陸延枝  
處士庶幾近之矣至於胸藏富有如三吳錢穀



賦役水利諸事棼如縲絲茫如鏤空司簿牒職  
掌故者擗口不能道公抵掌娓娓若筆之於書  
可當太史公河渠平準其它天官醫卜之類蔑  
所不諳曉蓋雅負用世才而厄於遇不獲用卽  
不用而自毛納言公與陳宮論明卿三兩公外  
亦絕無知其用者昨年虜警後租調繁興轉輸  
不給當事者貽書相質余稱公以對亦漫不省  
天其意者欲留其大用以付起部君乎葑溪之

有宋也自明經坦菴以至比部濂川兩公起家  
迄於今百數年矣書種善慶蘊蘊隆隆待今日  
而起部君與武陵君後先競爽其兩尊人皆以  
畚葆之以素堅之余別公三年不見而見起部  
君之登賢書與擢上第恂然而有孺子之容也  
又退然而偃僂若不勝 天子開秘書省以待  
吉藹起部君述其家書以告曰惟我大人慮福  
之逾涯而著仕之宜遠於競也有道之旨非終



身弦韋哉公之配朱生長素封能蠲桓少君奩  
幙之貲以佐鮑宣公之行義於里爲德於家也  
有同志焉其不籜飾而貴與公之不簪紳而貴  
也皆以身貴者也故因起部君之乞言爲壽也  
而仍曰隱君曰淑媛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大寰之內華峯矗峙洪河巨流爲嶽瀆長攬金  
天芙蓉頰眺群麓若携子孫漆沮渭汭環百二  
以蟠結都會鮮原旣度我阿我池漢唐挺生偉  
人指不勝屈卽定陵以降數十年來所號爲  
冰柯鍊幹峩峩千常作朝家之礎柱列衆正  
之楣樞如太宰孫恭介公御史大夫溫恭毅公  
李敏肅公藍田孫公大司空馮恭定公大司寇  
慶陽李公皆關中產也魏崔煽禍興北寺黃門  
之獄榜死孤貞碧血徧灑而青澗山中有一人  
焉濱九死而得免疑嶽神河伯實護持之故關



隴之士從擗管奮起天衢益稜稜自好幸而遇  
其盛則爲鳴陽之鳳爲和陰之鶴不幸而道與  
時乖終不屑媵阿逢世噤嚅爲苟容神羊直牴  
孤隼蜚擊卽至於羸角摧翎而有所弗恤然自  
古蓋諤爲性者不難危其身以奉社稷獨興懷  
岷岵惟恐言出罹咎貽憂垂白爲之親者旣爲  
子蘄榮腆并爲身蘄安亨亦願陸海無波飛輪  
日駛謝伏蒲折檻之名無以父母之身行殆皆

恒情不足恠獨陳倉党太公者自侍御著仕南  
陽就祿郡齋徃徃以平反寃滯汰濁揚糝爲七  
箸之三侑暨侍御拜臺千里貽書謂老人無恙  
有秫數十斛花藥一欄足供吾卒歲事方茲

神聖在宥昌言滿庭卽虎豹九關沉沉莫叩亦  
宜齋祓盟心積忱感悟不藥石安成魚水萬一  
雰雩偶翳風霆迅發於順受爲常經於騰徽爲  
令望使我以牙繡榮而冠裳巾幘之誚與若共



之孰共驥眉昂首得言則言其遇也可以導宸  
黻之聰補袞衣之闕卽不然而稱宇內一竒杰  
男子它日可以對諸先達於地下者卽可以娛  
老人於膝前侍御得其書每與同志誦之故能  
以錚錚侶侶領一時之望視恭介諸公實爲代  
興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真是父是子矣繇來默  
容言遜之訓一誤解輒能誤人夫容者祇容於  
深林大壑未聞以金閨紫闥爲容遜者先遜其

膺仕通津豈可以飄綏曳組而遜且此時何時  
乘此不諱不傾吐發舒而妄擬容遜其爲不敬  
莫大乎是更憶五六年前搖尾宦寺之門垂涎  
公孤之坐者文犀刻玉拜舞椿堦考鍾擊鼓摩  
肩布武僅足博鄉井小兒片時嘖嘖識者睨之  
直謂負塗之喙被繡之牲耳正不必鞶帶三褫  
丹書萬古足使尸居暮年含羞入地矣通達至  
理以名義相成如党太公使人子得安意畢志



以發其勃率之忠而暢其旁達之志於是乎垂  
史牒播天壤雖在陳編斷簡讀其封章凜然有  
生氣而身壽前喆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惟褒  
美抨擊下稟民彝上符皇極無以黨偏淪亂是  
非力挽平康正直之運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  
壽從是匡弼在一人釐正在百度主德清明臣  
職脩舉布政酌競練之衷撫寓臻恬熙之盛而  
家國與天下俱蒙其壽既合一世以開壽域而  
爲之親者蘧蘧然落落然婆婆娑于紅茵翠幄之  
下逍遙於復輿犢轅之間以泳化日樂大年雖  
曰老而傳其於無涯之理則猶嬰之未孩也哉  
此余因馮鄴仙王偉奏諸君子之請願矢卷阿  
之音介初筵而問惇史也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右司空金公拜表陳情言臣  
有母朱太淑人年躋八袞矣臣先年遭逆闡之



禍每以溘先爲憂慮不能終侍臣母蒙

皇上脫之湯火之中拔置棘寺游歷今官廼宴然  
數千里外忘知年之喜懼乎卽臣有兄弟不敢  
徼 恩終養乞假臣休沐之暇歸拜慈顏以彰  
明天子孝治之化

上以將作事繁且需公者正有待格弗許然讀其  
疏者爭豔說之美公有壽母以上卿祿賜所入  
飾戴勝市繒綺不遠數千里郵而致之卽不能

綏纓端鞞左紛右捍陳醴醢毫羹以獻而身爲  
天子股肱以奉帷倚榻之笑語移而風議於  
朝毋固憶之也當公爲銓郎以清正不阿權要  
爲逆煥所構煽是時以鈞黨赴北寺黃門者不  
下二十餘人家有老母一昔聞信驚悸痛摧竟  
實厥軀者吾所知有兩家焉清源之周母皖城  
之左母是也公幸有天佑不至與左周諸君子  
同登福堂而逢來會城屏息對簿一時大吏陰



伺群奸之意旨爲低昂爰書數月不決每一離  
家升堂辭毋毋若子必交以好言相慰勞乃睚  
頤間豈能無潸潸淚漬今凜霜之後化爲春融  
嚮之南冠灑淚者且聽長樂之鼓鐘領承明之  
劍珮卽棲遲邸舍陟岵興懷而捧檄之驩叱馭  
之志在毋不在子旣不願就潘岳之輕軒亦不  
願享崔邠之樂部惟祝其頻危倖脫之身匪躬  
盡瘁報効 聖主老人幸徼七箸且叔出季處  
晨昏可依勿以衰遲爲念則凡 明旨之慰留  
弗遣與慈母之祝轅而不聽其入也同一心也  
爲臣忠爲子孝者烏得而拂諸公之還 朝卽  
拜大廷尉

上因虜騎蹂躪赫然震怒公卿以下桁楊相望持  
法者欲少貰其辜卽移辜辜之比於

世廟庚戌後治諸用事大臣庚爲嚴峻司敗廩廩  
救過不給肺石之呼袞若充耳公宛轉披瀝積



善王集  
誠善導殫其忠愛上格 蒼旻會有風雷燠旱  
之異三年停市曹之典明年赦諸纍臣中外驩  
呼誦 聖主萬年而識者頗歸德於公夫人臣  
聽命主上猶萬彙聽命於天剝落開敷惟所置  
之諸臣不稱任使分當受盤釐但以 國家千  
萬襁靄長之脉如日方中而 聖天子久道之  
化則又旭曦之始昇公之以仁厚劑威嚴也豈  
爲諸臣以壽 國壽 君也仁厚之脉 皇心

默孕之而執法持平如公者又能滋培而濬滄  
之夫競綵舒促國與家親與君非兩致也天保  
之祝其君曰俾爾戩穀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  
四牡之勞其臣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  
諗凡所謂泮渙優游第祿純嘏隱然與其親共  
之以體勞臣之心故三代有道之長王與卿士  
大夫同躋壽域而不尸其功余詞臣也誼當載  
筆賡靡酌之盛於此日之 君臣有厚望焉會



予有門人潘某受公國士之遇行出守公之邦  
而以太淑人之壽言相屬向者太淑人之封也  
希孟實當制嘗以宋齊賢母封晉國太夫人  
太宗手詔存問爲況而公之乞假也則引嶺南  
黃宗伯近例夫宗伯之歸省以太公期願非耄  
耄也天子若曰俟二十年後吾當以宗伯之  
假假爾若夫陳上尊餼牽循宋太宗故事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爾時潘子徼公知遇猶旬宣此

邦當負

璽書以從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嘗讀衛武公抑之篇未始不迴環諷繹讀罷而  
三歎也以彼衰耄餘年視蔭不暇皇恤其它而  
諄諄於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何其慮之長思之  
密也迨吳季子觀周樂聞邶鄘衛曰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惠如是蓋  
康叔十世爲武公武公之陟降繼序本於康叔



武王之封衛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以訓之  
視他剪桐倍爲頎摯寧獨以遠惟耆成宅心知  
訓哉祇適文考紹聞衣德父子作述間敬承家  
法具在也余之交於衛侍御帶黃先生也晚然  
每讀其封章似欲以巨靈之掌挽洪河而西之  
振喙而忼辭不嫌於悄悄也其心敖然若燒若  
焦人或咎之曰何不護若官侍御曰夫官能榮  
我哉是秋蟬之翼也剪之易爲力又榆槐之有  
宿瘤決而去之更代我鋤一累也又或咎之何  
不護若身侍御曰吾聞之列禦寇矣可以生而  
生天福也可以不生而不生亦天福也且便則  
申否則蟠不可也賈欲羸而畏囂不能也業已  
委之矣何護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親於是矍然  
起曰是吾臯也吾有父七十有八矣生而孝友  
靡間田荆姜被怡怡四十年生平不知有讒闕  
也課其子爰及猶子子幸以青箱之教濫膺一



命父亦改初服爲朝章則色喜其猶子鞶革而  
遊家塾者紛紛歌子衿後先十餘人則益大喜  
匕箸衍如也恣情於圖籍山水間適如也而乃  
以子之牙咳貽老親憂吾臯也已乃愾然歎  
然若有所釋曰幸哉吾父非猶夫津津鼠腊戴  
猴冠以自媮快者蓋嘗折腰爲寧國之太平丞  
境以內風披而露浥諸大吏才之命攝涇縣事  
有巨族藪群不逞以發冢爲事黃腸珠襦多不

免吏茲土者攝於蠱毒相戒不敢問父則捕而  
寘之辟方其未辟咸咋指爲父危而恬穆自若  
蓋不特矢一官殉并矢七尺殉也其勗子也自  
李郡時基之矣亭反疑滯罔所敘進而西臺爲  
天下平柰何使直臣以南冠繫朝士充塞犴狴  
冤抑感三光而 聖明猶精求申商之學恨其  
不秋荼也則以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之詩爲教  
鄉之待殮者窳而入潢池至於燎原不可撲父



日夜爲粉梓念至亂卒反戈三齊驛騷靡一人  
逆其顏行狡酋渡河長驅深入內地旦夕寢處  
堂與而 廟議謂兩犬爭骨耳亡恐杞漆之歎  
父勰勰焉則以修爾車馬用戒戎作之詩爲教  
手携而面命無一日忘也臣言之而聽藐藐也  
以九閭遼絕可奈何父言之而聽藐藐也何以  
爲子何以爲臣蓋余今日恪父命共臣職吾父  
聞之而喜又可知也以吾父視武公之年蓋一  
星而近矣使吾以紫泥天書數十通爲壽不若  
以柳汁藤牋諫草數十通爲壽而賓之初筵所  
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  
所能何事能官乎抑能明其道信其志夙興夜  
寐母忝所生之謂也於是嚮之衡言者囁嚅不  
敢竟而有端尹仍領史事者謂御史言善訐謨  
辰告莫大乎是請以告邦之司直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大寰之內洪河溟瀉華崧蠹峙吐吞蒸撼日星  
爲搖千常萬仞穿雲脇而上轉峭轉孤人以此  
爲山川之竒不知其爲偉人杰士俠客貞婺千  
古生氣之所聚也景麗春穠窮崖僻落化爲錦  
叢祇覺其妖泆靡曼有物永貞爲天地根玄冥  
不色沈寥無聲其在清霜墜晞灌木搖落之時  
乎滿目荒楚可唏可歎而後脆者勁溢者閉故  
記以歛藏爲暢月又曰諸生蕩蓋能以悽其坎  
壑攝四時之正而後嬾化于亡窮吾以此徵姜  
氏姜氏在

神廟時有給諫松蟠先生效史丹伏蒲擁衛 前

星被放還山其弟孝廉公經明而行修兩上公  
車會同行者病且死調護經紀幾以身殉有伯  
桃角哀之風竟以攻苦文章乾肝焦肺一日文  
成忽目光墮地五色旋走子身實京邸時耑愚  
方髻年徒跣犇四千里望城躡踊行路聞之淚



蘇蘇不自禁其母桂太君倚門而哭瓦燈熒然  
冷風颯沓則熒熒五火孤從關河水雪中迎精  
而至矣嗣是母子晨昏相對凡一溢米一蔬果  
皆涕淚縈絲相和入口太君之緝緝機杼耑愚  
之筆牀書簏無處非啼痕四壁斗大僅容一匡  
牀有溫惠若任只者太君心惻之并惻其蔗生  
子與之共衾裯耑愚有嬾陳晝則操井臼視庖  
廡夜則支板椳題上彷彿巢烏而棲耑愚席一束

藁與繩樞相傍鮮伉儷之驩夙興發青箱讀聲  
琅琅毋聞之而喜對藜糝麥飴忻然一飽矣家  
有伯有叔伯與叔各有子有婦藜糝麥飴太君  
又推而共之念我良人以友生誼重至於捐功  
名赴水火著百莖而共一本忍其肉未寒而乾  
餼貽譽乎故凡林林食指胥待以飽與夫待以  
生待以長待以婚娶者始猶仰給貧孝廉繼迺  
仰給于貧孝廉之婦而爲孝廉婦者不啻羽譙



譙尾脩脩矣姚子曰世有聞耑愚之家世而不  
墨墨酸楚肅然起敬者哉爾鄉之君子爲大宗  
伯薛天谷先生其習于姜氏之事也最稔乙丑  
闡中余發覆得耑愚姓名宗伯拱手相賀曰是  
孝友廉節之家吾知其後之必昌也此子羈冠  
成童重趺匍伏扶旅襯還于故鄉四方嘉其知  
禮吾知其名之必達也是秋秋然丹陵之種翼  
若干聲若簫者乃爲子弋獲乎余曰是父是子

洵矣然父見其苗而未見其穎粟也子則含蒙  
蔽于父而雨澤之壘壘未達也其間必有毋儀  
在旣而徵之果信耑愚始爲薇郎迎太君至津  
門聞虜警或勸南還太君曰天下方多事北上  
虞虜也南下不虞盜乎停橈不動比解嚴耑愚  
以板輿逆太君曰今南下時也吾有季足以倚  
老汝王臣毋用我爲念鷁首遂南亡何耑愚主  
柱下惠文昂首亢眉無撓辭焉意欲率群臣百



卷之三  
吏相與彊君橋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而後已其悃忠雖有所不盡格  
然內貂寺外丞弼重臣聞其風而憚之能以片  
言關世運重輕 天子念六詔弗靖使持斧往  
詰問因便道上孝廉公之冢而以一卮爲太君  
壽其梓里同志馮阮兩給諫後先請余一言用  
補 袞綸所未備蓋孝廉公僅以耑愚中翰贈  
而太君之稱太孺人猶初命也善乎楊子雲之  
言曰不繇其惠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已泰矣否  
則朱輪駟馬金朱煌煌庸泰平吾請以是頌太  
君而并諗於天下之是毋是子者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司馬君實在洛中爲堂于獨樂園讀書旣勅投  
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揉斧斫竹擅天下  
之至樂乃其傲世之言曰叟之所樂世之所棄  
推以與人人皆不取故自號曰迂叟叟之在洛



也與劉貢甫范淳甫輩開秘閣纂千三百年之  
事成通志一書爲職業而與文寬夫富彥國輩  
十三人置酒賦詩訂洛社耆英之會爲遊息君  
實於耆英中齒最少而倜然自命曰叟蓋未六  
十而叟也未六十之叟日與蟠蟠大耄相留連  
有樂而終身之意而田峻野老婦人孺子或群  
聚指目之不得見則搏頰而顙號之曰君實君  
實其以西府之貳判留臺主釐祠最爲淪寂而

稱之者必曰司馬相公它日在揆之昇實從讀  
書堂前以蹢躅之踪默縮元元之望今天下詎  
曰無人若夫朝野繫心同符君實者不得不推  
我伯舅文起先生君實登第蚤科名猶陸陸人  
後其崢嶸自樹始于同知諫院及待制天章閣  
時侃侃論列定宗祐大計叅濮議則闢歐陽永  
叔論陝西義勇則忤韓稚圭而群公轉重之蓋  
學以仕臻名以漸著也先生登第稍晚當其在



公車時已稱人倫杓斗比勾臚第一簪紳拱手  
相賀歡聲塞涂涂人以為名世應運矣時逆闖  
甫見芽蘖大司寇王莊毅褫削去御史大夫鄒  
忠介群小齟齬去先生抗章極論遂左其官而  
忠孝狀元之名遠符皇祐所祝至鈞黨禍作被  
逮殞命北寺者二十餘人而精光奕昱則楊忠  
烈周忠介為最奪官誥隸籍編氓者數百人而  
聲實炳蔚則先生為最 聖明踐祚從田間入

侍 講幃展卷矢音非憂危苦詞不以進猶謂  
說書尺幅易窘兩草封事益暢前旨而首擊雄  
踞銓席為莽戎除道者復以此不安厥位從此  
先生之名如登岱華轉躋轉峻而有山如雲則  
手可攀足可涉非有雲如山負虛望者比也先  
生歸而長安物情日幻元氣日凜湯湯潰流非  
土提石闕所能捍必底柱長城倚天而峙迺可  
以障犇噬之勢屈指當世匪先生其誰而飛檄



遄徵弗赴長宮庶懸凝丞之席以待亦弗赴日  
菑蘭芽畚蕨筍課子讀書頗類君實獨樂園故  
事爾來仕版中多飾老隱年若劉模之徒比比  
皆是雖在青門白社苟非寒焰不然頽陽將墮  
爭諱壽不談況於指使孰肯建鼓以號於人而  
津津自壽人亦壽之不辭則迂叟之與先生千  
古爲匹矣夫熙寧元豐間群天下鵠面雞皮之  
叟爭相踰藉皆困于新法以殞厥生而能以身

開仁壽靈長之脉使野花欲笑唬鳥依人者迂  
叟也又群天下白髮丹衷之叟迄於槁項黃馘  
不獲申其志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而能以一身  
樹老成典刑之宗使寬夫復入平章范堯夫呂  
晦叔微仲後先執政衆正茹征群表距脫以成  
元祐之治者迂叟也是叟也可以老亦可以老  
天下之老養其天籟引於大年正今日所急需  
負君實之望者不得不以君實望之然猶爲天



下祝非爲先生祝也其爲先生祝者言乎壽則如寬夫出入將相終躋武公之年言乎樂則如裴中立功成身退築午橋開綠野與白樂天劉夢得諸子把酒窮日夜相歡而涑水氏皆非得全于天者獨其介在潛躍身闡泰否兩者巧相符故僭爲論次若此以某之無似夙爲先生所憐愛其同官禁近如汲長孺之司馬安今先生迫于蒲輪將毳勉就道正君實從陳州過闕之曇可乎先生一咲而領之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安寧朱太老師挺生梁益拔秀滇中灝淼文瀾與昆池而鬪濫嶒峻道岸共玉案以孤青挹其味則玄水未桑按其輝猶木末不琢釀茲積慶肇起我師緣河岳之降靈秉文武而作憲戎樞壽幄似頰牧之在禁中關隴藩宣如范韓之居



幕府當賜履之行遍佇袞衣之將歸而繫念南  
雲永瞻北岬以 國家股肱之用供嚴親櫛緹  
之懽風憶尊羹念橋椿而轉切日移槐影戀桑  
榆而勿諼漁樵甘 聖代之逸民烏哺極天倫  
之樂事然爲子者姑委身以將父明發抽簪而  
在親者願移孝以作忠是 勸駕勉釋芟荷之  
服還尋繡斧之冠權重外臺維荒僻有資乎彈  
壓情兼內顧必密邇始便於扶將借竹馬以迎

來指碧雞而在望用展孝思於不匱更伸祿養  
之靡窮茲者拜 命還旌陳觴介壽鯢齒駢出  
忻七箸之加餐鳩杖空携慶履旋之矍鑠洛疇  
初演終平格以爲期海屋新添遡攬揆而未艾  
珠履集則瑤華與之競投綺席張斯金石因而  
互憂以至書郵傳青鳥之札詩筒貢黃澤之謠  
莫不曲致抽揚翕歸頌禱然而展親報 主之  
念恩勤苑結之思或知之而未深乃言焉而弗



觀其才非驥足身廁龍門趣承絳帳之中飫聞  
家教摠侍黃臺之畔諏及行藏用敢抒其大端  
布之簡首至若金罍酌酒思挹海以爲漿銀管  
摘詞爭挾天而作繪祈竹苞與松茂頌若清風  
更填唱而箎鳴歌同白雪作者具在慙余未能  
在弟子依永而成聲見吾 師備物以養志爾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壽冊序

蓋以青鸞授簡集慶殷闐黃鼠陳謠悵懷修阻

魯侯燕喜難駢潘岳之軒穎叔遺歸未脫崔邠  
之帽今欲考鍾伐鼓介三爵以稱萬年可無刻  
瑰雕瓊藉百篇而賡五福宋母 勅封李太孺

人乃儀部君所自出也縞綦椎髻同鮑子之  
車絝緝蓋鹽用佐梁鴻之案旣蘋潔于蓬牖復  
夔折于諶堂指斯織以爲言顧此金而不愛所  
以鳳毛絢采麟角响嶙至於寃平東海爲良食  
以加餐葛產南交遂郤筍而不御豈特端鞞佩



宣文之教兼以垂紳守敬姜之規若其精理奉  
玄碧落現紫微之字齋心入道絳霄表丹鶴之  
窺今且壽倒三松年超二絹凍梨秋老皴同仙  
李之根安棗春酣釀過靈椿之算仰期頤而漸  
近如縫伯姊之裳俯耄耄以相携可牽良姊之  
袂令子寅清列署行佐執醕于虞庠賢毋胡耆  
維時姑代乞言于彤管爛光華兮卿裔旦旦彌  
長涵曲折之璇璣霏霏競奏直弧貫宿仍隱現  
于蓬山銅狄干霄並崢嶸于日觀不有文星助  
彩曷昭天秩增遐僭以糠粃導其珠玉



響玉集卷之五

目次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響玉集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又代作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目次

畢

響玉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謁

先聖于辟廱肅將竣事

命師儒陳說經義爾時升堂坐講者爲孔祭

酒貞運 先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敷陳稱 旨

晉擢詹事兼侍讀學士回視臚唱之歲甫踰十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又 代作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目次 畢

響玉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謁 先聖于辟廱肅將竣事

命師儒陳說經義爾時升堂坐講者為孔祭

酒貞運 先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敷陳稱 旨

晉擢詹事兼侍讀學士回視臚唱之歲甫踰十



年 寵命峻陟人以為異數廼詹事復念家學  
困本非父弗生非父弗成且今年八十有三日  
崦嵫矣 煌煌紫誥表章于荒烟石馬何如身  
親被之請封臣父如臣官 上曰可於是封公  
繇宮庶晉宮端階通議大夫黃銀加以瑀飾綵  
繡新其翬羽與皤髮朱顏交相炫映凡為子者  
爭心豔焉而莫能京其盛則相與讚詠之圖繪  
之以為九霄之仙籙十賚之真誥使浮河之老

髻擁星冠飛鳧之踪旌垂絳節昭垂簡冊猶云  
美談而余以為淺之乎言孔氏也封公有父以  
俠骨自許為惠里中不食其報王祐槐堂之植  
實基於此封公之少也頰首一編仰觀而下獲  
正如蘇明允博極羣書沉思深討志在軼轍哉  
出為縣尉風塵折腰無論壯心相左即如鳧鍾  
之備養未遂於生前馬鬣之疏榮又沉於身後  
惘然有餘恫焉若身有三旌之錫父無半通之



綸子之施及於身者彌厚則身之抱歉于親者彌長耳 國家令甲三品而上封厥祖祖以孫貴父之父又以父遞貴不徒伸貽謀之報兼以推罔極之慕 聖王俯恤人情若此今孔詹事陳情一疏祇以惜頽年娛暮景楮墨之外若有所茹而不盡吐蓋成父志者不欲居之以爲名又孝子之極思也昔唐太宗觀釋菜于太學爾時對御橫經爲孔穎達亦 先聖苗裔而其所

稱引者爲孝經今 國家頒行學宮爲經者五孝經以寂寥易竟師儒不肄焉詹事與其兄簡討公繇春秋起家擅耑門之學乃其陳說于至尊之前者洋洋典謨抉大小夏侯之蘊而以精忱達之上以感動 旒纛下之使橋門觀聽之士相說以解至其留滯京邸興陟岵之歎一寢一食未嘗忘孝也或遇讌會卻膏薌不御而飽伊蒲每月禱于斗母爲封公祈福又嘗出其



卷五  
封公手書示客言眠食佳適杖履矍鑠則輾然  
喜或聞衰徵偶現七箸小減怵怵春胸焉封公  
居恒每自歎其不見用又惜簡討公垂用而不  
竟其用千里貽書必以致身匪躬之義相勗蓋  
其生平有兩願轆轤于胸中上以醇 主恩下  
則榮被所親耳詹事之報 君也駸駸乎政地  
漸近矣匡衡解頤桓榮稽古俱不足道卽如程  
正叔范淳甫抗師儒之尊盡沃心之益猶其細  
者若夫顯揚之孝推恩王父使太公數十年苑  
結之懷一旦而酌之其爲援神契鈎命訣豈徒  
效爾家憲公以箋註詔來學而以對颺動人主  
哉 綸綍旣賁草堂生色扶掖鳩杖以拜 命  
干門而後喜可知者固在此不在彼微希孟孰  
與發其覆也

南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出處之際難言哉士大夫不幸當妖魅煽旣乾



坤穢濁縱不至與亂同事而無心致之未必有心避之一濡忍間不覺褰裳而就矣此七尺昂墜之途亦百代誹譽之林可容護惜媿阿哉自古宦寺之翫熾於節甫鈞黨之慘烈於俊及乙丑丙寅之際若巧手相摹昭同一轍具茨先生口不掛品題月旦身不逐標榜清流獨其生平所折節而依歸者爲御史大夫吉水鄒公在里中以椒蘭訂絲蘿者則周景文氏鄒公一世塵

凰而褫鞶之辱不免於蓋棺之後景文嚴冷持躬寬平馭世固將力掃町疃還之如砥偶以氣誼所激至於身碎榜笞魂遊貫索先生緣此一事愴懷特甚每對所知怒焉愁歎至若遙憐搶地之寃靜想呼天之痛宛如棘刺嬰軀蝮蛇入腑恨不能身代而付之無可奈何惟捍禦助勦口瘖手滌以免於覆巢破卵之憂而塗豕懷疑風鶴屢警又爲不敏及吾渭陽慮矣是時先生



以廷尉家居身名俱泰貽書勸駕者旁午於道  
卽不敏亦嘗寓諷曰不西行大禍不解非異人  
任也先生笑曰此賈彪能之吾不能也且今天  
下安得有竇武霍諝共爲申理乎惟有卧徵書  
寢朝命蕙帶蓉裳共老於藪澤之畔以謝諸君  
子庶免威明之恥耳已從廷尉遷南光祿所職  
者摘江籬泚蘭薦

高帝之寢廟優閑豐鎬與世局風馬牛方以吏隱  
爲遊戲圖澄視索虜若海鷗浮沉潛見之間亦  
明哲保身之道而先生猶徘徊不出曰待時清  
也計先生自宅太公憂婆娑家食者盈十年至  
丁卯秋

新天子卽位晴曦乍昇雰霧迅掃先生迺幡然鼓  
石城之棹旣抵任得以 覃慶贈祖父如其官  
牛眠馬鬣赫然改觀媼姪中表之戚暨執友故  
人爭抃手歌呼謂光華賁泉壤而余謂光華又



不在今日也當先生偃息邁軸廷尉之門幾如  
翟公兩世松楸不聞紫泥相耀嫌於淪寂矣正  
幸其淪寂也穢朝之餌垂綸不顧故使封樹益  
其清芬原草蒙其芳潔以

顯皇帝所厚培而拔置法庭侍從之班者今猶精

白廼心以奉 聖明而無刑餘腥羶之氣有待

於三薰三沐是能儲其身爲 興王資也試問

此兩三年間朝而郎吏夕而孤卿爛羊之頭從

貂尾而進者豈不榮其祖父一轉眄間燈殘焰  
冷雖有玉匣珠襦豐碑峻碣凡牧童樵豎過而  
溺其上冢中將朽之骨恨其子若孫不爲清白  
一布衣而以餘氛及我 天語煌煌如綸如緯

或得之而辱或得之而榮或伸之而抑或抑之  
而伸顛倒循環飛塵細雨可勝道哉自古顯揚  
之說亦能誤人凡榮身保妻子不計其名之不  
可居者爭以此解嘲而其顯揚也詎集廼滋甚



如毛先生除目屢降檄書交迫而念及善類之禍輒不禁慘頓仰體先人之志亦必不以一封誥而忍負吉水吳門兩君子意念決矣夫人世間慘頓之況有迫而受之無它岐可免者吾儕是也有紆迴以從之閉亨衢枳足不前卽不敢賈禍亦不敢就福者毛先生是也今水落石出之候公道昭灼留都一清卿於先生爲發軔卽天光下被及於三世其猶始基哉有識者九京亦不在今而在昔也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吳地濱海崇明尤在海島中蓋溟渤間一浮嶼也 國初隸濰楊後改隸蘇其幅員當它邑五之一賦稅三之一民多占族望自雄享魚鹽之利風氣近橫不甚都雅萑苻嘯聚揚颿來往莫能空其窟穴令是邑者持手版謁諸大吏操觚



羣玉集  
八  
艸出沒洪濤賊浪雖陽侯避路鼃鼉翼衛終不  
能無少戒心以故釋褐著仕者多避不欲居而  
屬之公車不得志之客其人多頽陽崦景骹骸  
脂靡沾餘膏自潤寡精明強作之氣盜賊蚓結  
不問豪右鴟張不問舞文上下與雀鼠相比爲  
奸不問洲渚淤沙乍墳乍圯膏腴斥鹵陵谷變  
遷黠者占而隱樵者代而輸里師猾胥行私罔  
上鳧爲鳧鹿爲馬以蚿螻其民而沐猴其官亦

不問以故肥者日肥羸者愈羸闔境內外如焚  
絲之不可理而勒革之不可以剗決其來舊矣  
金谿熊公以文章妙天下凡讀其文者如相接  
于虛皇孔中形就神和爭額手而籲安得茲人  
照臨吾土廼天下之劇邑不能得而海邦下邑  
得之睹除目興歎者擬于邯鄲才人下嫁廝養  
而公獨迨然適也謂吾試爲製錦者而以千尺  
水綃試何如取青裙白袷聊紉緝之女子學爲



婦養舅姑縫衣裳何選擇之有且所謂青裙白  
袷亦既久不治浸假而爲百結之鶉衣與蒙茸  
之狐裘且不敢憚龜手容可付之爨婢而雍頌  
養驕於是日夜厲精問其痕瘡而熨治之問其  
疥癬而爬搔之翳吾明者抉之簧吾聰者埴之  
未踰年邑已大治餘皇不呼桴鼓不驚殲一二  
渠魁遂有賣刀買犢之風矣築瀕海爲堤亘若  
長虹田疇相望桑麻被野嚮者澤國遺黎常托

于魚龍之宮旦夕莫必其命乃今而化爲樂郊  
聯袂而歌來暮者雅不欲以虞芮之質煩我神  
君夤緣訟謀弄刀筆而博擊帶與張參戟手思  
佐兩家之鬪者術窮于無所試不得不退而耕  
于野公以其鳴琴飲醇餘暇徘徊芹宮之側新  
其榱桷益其丹堊召其貧不能家者餽于是粥  
于是又遴其菁菁之譽髦而提命之董成之曰  
爾獨非吳人士乎策名天府者七邑項背相望



爾曹庸無豔心焉且文翁治蜀而相如楊雄之  
屬相繼起是亦不穀之責於是兩三年間學操  
觚者獠獠丕變焉文學施生政模輩感公之覆  
露而生成之也因 覃慶大典榮迨所生而問  
言于余又因大中丞李公欲借公爲劇邑重行  
旦暮趨裝而諸生輩又皇皇焉如黃口之去其  
慈媪余諭之曰若輩闔戶而受書知依若父師  
耳烏知 朝家事日者 聖天子闢法宮延見

閣部重臣首以久任循良無數數更調爲安民  
第一義則它邑之欲得我公也恐來蘇之望杳  
矣它邑禱祠而求得公爾之邑禱祠而求無失  
公 帝曰咨海邦賚爾良牧從其無失者是爾  
邑之幸它邑之不幸也然叅之數與事亦非偶  
然它邑有翫竄亦時有振刷卽以公居之不過  
興除補抹使壁壘變色而已若此邑也則以承  
平之久猶沿革昧之象筭籙啓山非久道何以



成化輟公而去也又將輟此邑而雜處於魚龍  
之宮欲其俗被物采士齒清流風之漸也其何  
日之有夫吳會固泯泯大國也柰何不憇留一  
使君以開此邑之僻陋公能始終治化此邑者  
其功如蠶叢魚鳧之開蜀又豈獨文翁然爾則  
何以報使君與 聖天子之留我使君者其亟  
賡愷悌萬年之章以爲使君壽而并爲 天子  
壽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人生抱負陰陽形氣之用龐然雜出而耳目最  
靈耳目者通天明察地紀八風以疏萬彙以晰  
使心君晏然寂處而動容旁魄侔於造化疑於  
鬼神非耳目孰靈之 天子置臺諫之臣以匡  
旒黈所弗逮號曰耳目建牙開府與持斧使者  
身爲 天子耳目本欲督吏治問民疾苦搜其  
蝨蠹而剔剪之拊其痍瘡而敬抑搔之而體貌



崇嚴所需于耳目愈亟則耳目之用愈遠不得已就有司中眡其下與民瘼親謳吟籲呼不隔于簾幙上而與郡邑子大夫或肩隨或手携其芳羶愿黠尺璧寸瑕文木其外而枵蠹其中者得一一井別之其人又方從制科起家新泉不泮泮鶚不繞終不能使嫫爲媿鴟爲凰而耳目之用且轉而導之於口與手則李官之權洵重矣余同榜後先謁選稱郡法曹者不下數十人

嶺南姚生金氏得澗之嘉興嘉興澗西劇郡號不易理而公以愷悌長者驟而司彈擊糾摘之任人或難之迺余從長安歸公之理郡已二年而政聲大起吳門與樵李擊柝相聞頌公者不去口如胥隸上下舞文挾片楮爲鼠穿而狼噬者必痛繩亡貫如民有冤抑捨頭莫愬縱不死市曹亦且死箠楚死徃犴公廉得其實而浣濯之凡雀苻所株連暨以微隙麗辟者皆下比鬼



薪白粲平反爲一時最又溯西有妄男子瞋目  
語難馴至揭竿數郡騷然縱之是爲國養癰  
急之則批根傷實非安靖意也調劑于競練寬  
猛以息詢詢而民亡驚擾公之力居多然數者  
猶有司治獄事耳公所轄七邑而受大僚指有  
所綜覈間亦採輿人之誦組繪循良甲乙以備  
薦剡而稽調一二最不職佐柱後惠文凡出公  
手口與公所預聞蔑不俯從民志旁愜清論者

李官任大寮耳目一指眇間卽天子耳目也  
彼臨其上者亦且寄之聽以闕其虛牖寄之眡  
以測其水鑑又於不茹不吐不疚不惕使耳目  
之用畢輸于手口者以識其立朝之手稜而公  
備是矣今理郡奏最華選匪遠無論臺諫素號  
耳目卽處銓衡之地而闢門籲俊亦與四目四  
聰相表裏夫世之泰也百爾在位交輸其聰明  
以廸王衷而共昭一人之神靈其亂也至於屏



王耳目使其聰亂於蠅簧視聽於窾奧盛衰之源皆出乎此公政已成矣行出而主天下事其始終以耳目自任卽心膂股肱孰與耳目重哉余嚮者在孔中甫先生素幕之次與公邂逅一擡而識爲古君子去歲陳集生從南來談公甚晰余益知公而公或未知也崇德令鄧君知之乃徵余言爲公賀則鄧君者其人可想見矣此公耳目中人當必有頌聲之入公耳而瑋政之

入公目者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已未南宮之雋剖符竹而出者不下百餘人同安葉公以是年六月謁選得長洲迄今五年所卽內召有恒期公且溢於格矣迺始得報最受事在諸兄弟先而考成在諸兄弟後何說也夫長洲外號殷繁寔疲敝虛耗邑也屬邑麗郡治者吳邑差陜而土肥饒富民操計然筭滿籩



索索其人易於輸將不煩筆扞而倉困告實挾  
朱提以充惟正者襁相續蓋水土演民力足辦  
也長洲賦額視吳邑侈矣瀾瀾澤國圻萊阻塞  
水不得泄多瀦爲巨浸不必如近歲商羊肆虐  
凡葑溪以南折而東北接壤虞山鹿城者皆波  
臣之區則皆長洲地也惟沃者不勝瘠於是奸  
民猾胥夤緣上下且隱沃而稱瘠漿酒藿肉之  
家與藜糝不饜者各戟手不輸一緡錢余猶憶

十餘年前長令不避慘礮三木桁楊相望於道  
賦用是登而元氣亦稍削公旣蒞事睹斯民彫  
瘵可矜謂貧民者吾病子也其黠而詭免者吾  
驕悍子也身爲家督而嗃嗃鳴威繩其悍子之  
謬托於病者烏知真病者不先受櫜楚乎卽道  
州之考寧甘之於是司農簡天下歲計盈縮而  
滯公報最者餘一年先是 兩朝覃慶凡循吏  
登薦牘者得徼 封典如廷臣 金泥煌煌亦



既錫公矣而公以續祧之子移贈所生至今日  
公始得稱郎官儷公者得稱孺人夫褒封遲與  
速等且徵召有期不因報最淹何必反覆追論  
獨不思公之在長洲何如哉歲賦四十餘萬積  
羨頗不薄二百年相循陋政至公頓洗蒲鞭之  
罰不責贖刑邨墟老翁扶杖而過邑門者咄咄  
詫歎卽吾輩明習掌故屈指所知上下幾十年  
自樊崑山玉衡而外得公爲二耳蔑論長洲日

就敝耗卽不敝耗而財賦自廣公不私一羨訟  
謀自煩公不取一鍰以至機杼自美公不沾一  
絲貨物自牧公不愛一琛青衫革帶蒙茸了鳥  
時往來于荒坵僻落中較田疇之坎阜詢歲事  
之登歉客有入公衙齋視孺人病者牀頭三四  
敝簾瓦燈布禕而已若其宅心愷悌軫恤民隱  
凡豪右及薦紳家與細民鬪鼠雀者寧抑豪右  
或婉曲以平薦紳之氣而不忍糜爛細民此其



意得之海忠介而忠介銳用之故偏至而滋競  
公婉調之故造適而引恬人謂公登高第司民  
社五年其所蒞又極繁華地不知皆寄名耳雖  
登第而約已實一寒士雖司民社而平易近民  
實嗇夫三老甚則家人父子雖蒞繁華而嚙茶  
自其實同斗大山城有令如此而斯民所以報  
者遠之則惟有桐鄉百世之廟祀近之則爲謳  
唵爲頌禱以旁皇流美於天地國家所以報

者大之則要津華秩置一人于羣倫之上以爲  
天下風次之則 璽書褒美 天語諄復勞苦

而嘉勸之使其遵前燬而收後效迺公之考最  
獨如此其晚也至問其所以遲滯者正不忍以  
萬民之骨髓易吾一人一家之綸綍嗟乎其後  
天下而奏績者此其績居然爲天下第一何忝  
哉昔光武賜卓茂詔曰茂束身自修名冠天下  
隨擢太傅封褒德侯唐宣宗問樵人知李行言



爲政書其名帖殿柱上一轉官遂賜金紫公之  
素節豈徒如子康在清濁間謳唸頌禱又不獨  
樵青也明歲春王 天子坐明堂延見天下長  
吏而主爵者方重激揚之令不知何以報公余  
史臣珥筆而待書焉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今海內稱劇邑必首長洲豈非謂其錢穀繁多  
訊讞如山積重以承事之煩將迎之擾哉夫吳

會號稱財賦地以長洲視他邑猶伯仲耳晨興  
投牒公府者肩相摩然其民屨 易以法繩也  
二千石日臨其上復以開府重臣彈壓之和顏  
色而奉進止若主嬾之於嚴姑豸繡使者探柱  
後法日伺其短長可不爲煩然視夫省會之下  
左藩而右臬者有間矣乘傳貴客稍不厭其意  
鞭撻亭長而色移於主人可不謂擾然以視夫  
大江而北蹙蹙青衫而謁拜於碧油畫舸之旁



者抑又間矣則何以劇首長洲蓋此數者各分其一而長洲寔兼有之分其一而文弱書生對之頭岑岑不能舉兼有之其支離鞅掌未知所稅駕矣造士之秀甫釋褐而謁選人則授以專城佩以墨綬不復知周官論定之意而繁簡鉅細漫無所取衷故或長轡屈於短轅而鉛刀困於錯節其能使才地兩宜而無章甫適越之歎者惟有更調之法平州韓公以高第起家試爲

由拳令由拳乃新造邑其名隸版籍而身爲雲間海上之人者不可勝計入其城蕭條荒楚無衣冠大國之風以韓公之才治由拳嗟咄間百事俱辦日未晡而烏啼吏散可高枕卧矣當事者廉公才不欲以由拳淹公則徙之長洲宰長洲者十餘年來若莆田若桃源若東莞若山陰皆雅負幹局聲而公一至則幹聲遠出諸公上星披電燭庭無滯囚坐堂皇決一事輒播聞於



窮村僻落東西數百里之外相駭以爲神君甚  
則好事者取古循良遺績暨裨官野乘所載平  
反獄情竒巧可述者以傳會公之寔政而人蔑  
不信也吳中大稜之後而司農之督逋甚於星  
火公固不諱言催科以市細民驩然寓寬於嚴  
旋又劑嚴爲寬政不拙而心庚獨勞矣均役之  
事起公奉行最先一時未嘗者不能無反唇然  
長洲役法弊甚民田不能當官田之三小民日

憂頽尾而百尺之條寸莖蔭之有餘甚有陰漁  
其利而佯卵翼之此何可不搜刷也剖癰疽者  
第當善其刀匕若擁衛之而待其自潰亦豈臣  
室利哉方茲羊腸滿目狡窟多方而公獨墨墨  
焉穆穆焉收其精神於簿牒爰比之中在令言  
令居官營官以其餘暇引見諸文學談說經義  
品第稅文而已能兼劇邑之所兼而不兼其所  
不必兼神以此綦閑氣以此綦厚養以此綦密



他日柄用中朝濟世之與持世殆可兩無媿乎  
今三載奏最矣均馬力而和馬心嗣茲以往優  
游乎輕車熟路之中矣士民之悃欵戀公者謂  
公必以此毋遷而善頌善禱者謂當事者不以  
長洲淹公也猶之乎不以由拳淹也必驟遷又  
當美遷而余所論於公則請以長洲爲天下之  
案長洲固劇邑以視方寓猶彈丸哉苦長洲者  
則謂錢穀繁而少府金錢何啻百倍於此輦而  
入不知所歸輦而出不知所繼此國家之命脉  
而憂時者之所蒿目疾志也承事之煩與將迎  
之擾不曰物情之難調虜廟廷之上人各有口  
遂令國是如沸羹或攀鱗而把臂或得兔則操  
戈不有持平中立者何以挫其銳渙其羣哉國  
家粹有大事則臺諫削牘以請曹郎而上各守  
其職業以奉主者一不當而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豈獨一訊讞之爲兢兢余聞之長老謂筮仕



難於一令令而稱天下事不足辦此言良謬夫  
以發礪之才籠劉仇而架卓魯豈曰無之旋躋  
華廡而中路困踣者可勝道哉沈憲令山陰孔  
珪語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張楚金作令略  
無留事一時號爲神宰而兩君他日功名俱不  
迨治縣時才如公余固以濟世而持世相期者  
則願公益淵塞而心砮礪而節絜積而問學蔚  
然爲當代名公卿毋使秉史筆者詹詹以循良

見收則公之德澤且衣被天下豈獨長洲

又代作

高皇帝制爲功令三載取士經術與世務相參而  
行之日久耑以經術重厥所重者又不過鬪書  
倉之盈溢誇筆花之爛熳其於鄒魯用世之脉  
無當也世有高才生王者爭思購之而要以嫺



於經義下筆能文章則才耳驟而試之訊牒不  
知所謂刀筆驟而試之錢穀不知所謂箕歛傷  
哉其以文人學士之才而責之治才也而天之  
鍾異才也不然智無師傳學非人授朝釋褐夕  
拜官旦日而游於盤根錯節之途恢恢其有餘  
地譬之新婦三日洗手而作羹湯姑嫜在上妯  
娒在旁臧獲在下或詒之左或牽之右或瞪目  
視連手笑而面頰然而心怦然而耳目手足之

用樊然而劑者適宜嗜者悅口是謂婦才而吏  
才猶是選人之格凡甲第起家者令最後最夥  
亦最難而長洲煩劇幾於海內無兩也尤難之  
難平州韓公從青溪調長洲聿稱厥職期年而  
士民安之今臺使者合兩邑治績以最牘上矣  
人謂公才易青溪故青溪治以青溪練長洲故  
長洲治而實非也才而小所蒞無非大者才而  
大則所蒞又無非小者以青溪視長洲財賦不



十之一鞠斷不七之一應酌交錯不五之一去  
青溪而長洲又有不頽然怍然而耳目手足相  
爲樊然者哉而公不爾也余聞之海虞顧奉常  
公少而以才名噪於漁陽北平間所謂筆花燭  
而書倉溢者公固饒爲之一行作吏則以錢穀  
訊謀之事投於文人學士之心如燈取影而波  
取紋蔑不具也泥首洗足囊三木而曳銀鐺其  
事日以數十計其人日以數百計令長洲者又

非能窮日夕之力以治爰書也拖青而腰革躡  
躡於交戟之門與昌亭胥臺之畔日去其強半  
而公一嚴鼓坐堂皇手批口決如電掣如雲流  
如牛渚燃而秦臺斷晝漏不數刻積案一空搖  
手呼神父者充塞四衢矣是爲趙京兆尹扶風  
之才轉倉廩以輸塞下皆吳之粟麟趾裏蹏鎔  
精鏤而實尚方皆吳之財而長洲首邑也歲不  
登菜色者將殫於道而桁楊箠楚隨其後負在



官比幸有秋遺殍而利寡婦矣而惟正不供負  
在下且夫鶉衣穀食鵠面而鳩形可原耳豪右  
何辭平頭黃衫奴又何辭公繩之弗貸也濁河  
清濟之間舳舻啣尾而長洲先卽少府金錢以  
漸登額矣是爲劉轉運之才當路者庚爲征徭  
之法郡縣猶持兩端公曰是無兩端也便巨室  
則不便細民今便細民正以便巨室耳不有帶  
礪盟公卿氓隸反掌間且大而憂天下者不爲

枌榆桑梓憂而沾沾子若孫乎一時蔑以難也  
是謂問南陽折湖陽之才出望齊而北人病蹇  
裳陽侯出沒亦且化膏腴爲污瀦然歛衆爲之  
則慮始難也呂刑有贖盍爲臯人肆眚地乎是  
役也民忘工作而如砥如矢相望於數十里之  
間是爲李冰之才而公猶墨墨顧念循吏不敦  
教化者駁也簡盈庭之牘日與猾胥面目相向  
而不親師儒不與章縫之彥談說執文者俗也



於是傷冷壇之不做而解宇輯憐藿粥之難供  
而義田設念繆侍御陸黃門之科名寥寥於百  
年之中也力請於臺司以完周中丞未究之緒  
而文星閣從此鼎新始而下車論士所得若而  
人繼而賓興選士所得若而人輶軒之使有所  
委較又得若而人玄鑑在心不切切於西都東  
國之論而要之琅玕之美鉅細兼收婺女之精  
洪纖畢耀矣是爲吳河南文蜀郡之才蓋余屏

服田間所聞於二三同志如此乃邑之博士某  
君某君有所介而請而首以加惠費序薪槁造  
士爲公德不知此公之剩才也顯以此而見公  
才不可以此而見其才之有餘則可蓋長洲之  
征調煩而令長洲者之鞅掌極矣帑未必有餘  
金日未必有餘暇而輪之與之館之粢之頡之  
頑之直是公有餘才耳精靡於訊謀神繫於錢  
穀而身從學士文人中來者轉而爲學士文人



通後先之一脉雖曰剩才非長才其何剩也今天下漸脊脊多事所貴者正不在莠而不根之議論與競而不練之客氣而在於任事之人輦轂不乏神叢衣冠浸爲盜夸何以詰之蠹蝕而疥嚼鼠窟而蟻封日夜以耗 國家之神氣而莫之問何以清之如虎如羊強不可使而驅蹇駘以代乘鞭狐狸以張威不平甚焉何以平之一方有事則騷動寓內而事又未必救寧也此不獨宣房瓠子之間軍興與土木類然矣何以區畫之得公等數十輩分行天下蔑所不濟卽不可多得而有無師之智不授之學如公一人者肩之恢恢有餘地矣事已康民已阜而後散以禮樂風以詩書高議於石渠虎觀之上使褒衣博帶者靡然從風則文景不足跨而先朝

宣

孝之又隆可再覩也此余稔知夫真才之難而於



公不能不三致意也抑余讀宋史而於長洲之  
循良得二人焉王元之愷悌君子其字民之苦  
心見於長洲記中攬其文使人辛楚至出吏部  
告身質豪賈得萬七千市粟代輸謳吟載道太  
宗聞而嘉之特召館職至有文犀腰帶之賜常  
安民精敏絕世其治多便宜行不拘文法而事  
輒有功有負坊責者縱令自便部使者愕立不  
敢發聲安民曰但使異時輸入羨溢請不敢以

考上後果首他邑報最復以蘇長公論薦超擢  
異等此長洲之故事而報成者逞逞資爲美談  
量諸博士所稔知也二百年來寂寂於此矣歸  
其掃而學宮宜俎宜豆者於王常兩賢之旁以  
爲韓公他日之桐鄉并書以爲考績序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公鳴才士也癸丑之役文出而傳誦京都吾黨  
更相揣摩謂大堤官柳之傍有拖羅欄執手板



將鬚而自喜者必公鳴矣亡何榜下呼公鳴名  
以問人人弗省也越一日而公鳴來皂衫朝鞞  
又宛然一新貴人余訝而迎之子售耶何用是  
結束也否者必得乙榜以公鳴才而得乙榜便  
當戟手春明門唾而走不介馬而馳猶蹙蹙而  
長安道上待命於禮部拱聽椽史呼名如 冊  
陛臚傳聲何居公鳴才士也而苦貧得非涎流  
首藉乎公鳴笑而頷之於是姚子迺申言曰自

古志士善貧才士亦善貧志士者可以涸死可  
以枵腹死而斗水不需鷄鶩之糧不爭而食也  
若夫才士則遐翔濶步豪舉自雄家非五陵之  
俠而有其骨身非六博之客而有其膽心孔中  
無三聚三散之術而有其願一飲則倒寫千鴟  
一揮則傾輸萬斛餘瀼淋漓殘膏賸落徃徃泚  
紅裙而耽翠黛至於床頭欲盡黯然氣銷上不  
能應燕市之求下不能奏長門之技買山處士



未遇襄陽邵米胡奴誰爲仁祖則婆娑一官以  
沾微祿亦其所也又何疑於公鳴哉雖然公鳴  
從此仕矣仕也而士之長也盛苜蓿以充五色  
之腸卽不苦饑不苦歛逆乎瑤箏錦瑟之緣斷  
而坐卧雅樂之間亦有絲竹之聞否耶進則磬  
折於上官而踧踖如也退則對其才子弟必曰  
某也文學吾揚之某也德行吾升之雍頌而散  
言不及方以外達人視之徽纒哉而其仰讀

卧碑與學使者之功令惟懇奉不虔以爲師模  
玷安得以昔日之公鳴挾春明會業而驕世人  
公鳴曰唉吾過矣吾過矣子爲我賦邯鄲才人  
之篇



卷五

三

